

燕山深处，寻访石头的“记忆”

本报记者王文华

独石口得名于一块孤独的大石头。

石头高8.7米、方圆78平方米，孤零零立在白河滩上。东边是连接北京与内蒙古的望云古道，独石口城在路东。这里是元大都到上都最捷近的线路，不少文人墨客曾行吟咏；这里是明长城纬度最高的关口，它的失守使明英宗在土木堡被断归途；这里是清代独石口理事同知厅治所，时与张家口并称。

而今独石口是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的一个镇，自不能再与张家口相提并论。但先有独石口，后有张家口。张家口得名于明，而独石见于记载比其早800多年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说，白河从塞外来，经过独石，向南直到今北京顺义。

白河从大漠越燕山流到北京小平原，河谷形成的天然通道，千百年来见证了草原与中原间的冲漠与冷漠、征服与反抗……

时光如河滩的风倏忽来去，草木衰枯，人事代谢，有人将文字刻在石头上，留下往昔的依稀记忆。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介绍说，赤城县已知直接以文字符号记录史事的碑碣石刻达227通（处），至今尚存172通（处），少数在县博物馆，大部分散落在村庄田野之中。

昔人已“腾空撒手乘风去，回首人间不再来”，今人还可在白河边、燕山里，从这些留存历史“记忆”的石头上，寻觅来自悠远时空的讯息，感受岁月曾经的繁盛与荒芜。

一石飞来

出居庸关，沿京藏高速转京礼高速再改239国道，一路向北，两个半小时车程，便可看到独石。

独石周边有简易围栏，据说夏季有个老太值守，收点门票钱。寻访时是冬天，老人不来，打开柴门可进。石身掩映在荒草枯木中，露出部分岩体。西侧岩壁下部有摩崖石刻，虽经风雨剥蚀，仍能显露凿出的双阴线卧式碑型边框，框长2米多，宽1米，中刻四个字“一石飞来”，行楷书，双钩摹刻，每个字约半米见方，其中“石”字为异体，有点像“庆”，看不到落款。

“一石飞来”的上方，有“突兀”“孤秀”两处刻字，字比“一石飞来”大些，有上下款但模糊不辨。

白河两侧山峦起伏，但独石四周只是河滩，郦道元说它孤零零立在平地，周边没有山峦可依附。说其“飞来”不无道理，古人也叫它“星石”，认为来自天外。元人陈孚《独石》诗云：“何载天星堕绿苔，千寻忽作铁崔嵬。风沙道上人谁识，曾见天台雁荡来。”陈孚是浙江临海人，临海在天台山和雁荡山之间，两山均以奇石闻名，古道遇巨石，牵动南方游子乡愁。

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明晓东对当地人文地理颇有研究，他说，现代考察认为独石并非陨石，其形成与火山喷发有关，是飞来的火山石。据《赤城县志》记载，侏罗纪时，当地火山活动甚是强烈。独石形成年代想来很遥远了，到郦道元最早记述时，已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。

石头留下人类最早印迹。赤城境内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，县博物馆有专柜展示出土的石器，有石斧、石镰、石铲等。这些石头被人加工过，加工者是谁？没有文字，无从得知。

赤城最早的故事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，清代修《畿辅通志》中说赤城是蚩尤的都城，原称蚩城。这属传说，尚不可考。

独石口有考古发现支撑的故事，始自战国。这里出土过随葬陶制礼器，属战国时期燕国文物。白河河谷是燕国与游牧民族东胡争战通道，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，燕将秦开曾在东胡为质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后率兵击败东胡。陪荆轲刺秦的秦舞阳是秦开之孙，可惜没继承祖父的胆量。秦灭燕，独石口一带属上谷郡。

燕国曾建长城挡东胡，从独石口东延到辽东。赤城旧志称：“我地本北界一泥丸，因燕筑长城而时闻金戈铁马之声。”从秦汉到隋唐，独石口附近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相争的中间地带。千年烽烟起散，几度牧歌唱落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总归岁月留不住，只有这飞来石，依旧突兀，依旧孤秀。

大安二年

独石口镇以南是云州乡，此云州也称望云。望云之名有上千年了，有个电视剧叫《燕云台》，剧情与这里有关。

剧中唐嫣饰辽代萧太后萧绰，经超饰萧绰丈夫辽景宗耶律贤，窦骁饰辽重臣韩德让。望云一带是耶律贤未登基前的居住地，他继位后设为望云县，时间是保宁元年（公元969年）。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，辽望云县址标在白河以西。当地考古发现表明，辽望云县遗址在白河以东，今云州乡政府所在地东边，北沙沟村正西1000米处，面积500多亩，出土过不少辽代遗物。白河西边是明代建的云州堡遗址。

今独石口及云州在五代时属燕云十六州，石敬瑭借助契丹（辽）兵力建立后晋，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，由此中原政权失去燕山天然屏障，只好在华北平原上今雄安一带设防。

《燕云台》从辽人视角看宋辽之争，宋收复



独石及其上的独石亭。

本报记者王文华摄

燕云十六州的功败垂成，表述为韩德让保卫幽州最后一分钟被萧绰解救，这让习惯于听杨家将故事的人感觉怪异，不过从民族融合的大历史角度看，也应接受。

辽对宋占优势，但如勒内·格鲁塞《草原帝国》中所说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，会面临来自草原深处新游牧民族的挑战，且处于不利地位。金取代了辽，后又被蒙古人取代。

金在不少方面都继承了辽的遗产，比如仍设望云县，比如也有一个年号叫大安，这给赤城带来一个千年困惑。

赤城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来自金代，但也可能来自辽代。因为一块望云县界碑刻石，落款时间是“大安二年”，辽有大安二年（公元1086年），金也有大安二年（公元1210年）。

前一个大安属于辽道宗耶律洪基，后一个大安属于金卫绍王完颜永济。

望云县界碑为汉字，上书：“望云县界碑，北至望云县式拾里，南至龙门县柒拾里。大安式柒柒里。”碑高186厘米，立在云州乡观门口村西灵真观遗址碑林中，为阴刻楷书，字迹清晰，但现无法确认是辽人还是金人所刻。

洞明真人

从草原走向中原的路上，辽人和金人都不是不归的过客。

辽大安二年之后35年，辽天祚帝在山西应州附近被金军俘获，结束了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。金大安二年之后22年，金哀宗在蒙古军攻破河南蔡州时自缢，金亡。

入主中原后，蒙古人在草原保留上都，在北京建起大都，皇帝及文武百官奔波于两都之间，有4条道路。李孝聪《中国区域历史地理》“草原之路”及其过客一节中说：“‘驿路’，又称独石道，是元大都与上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。”这条路大致是京藏高速转239国道，经独石道到正蓝旗，至今仍是从北京寻访元上都最方便的路径。

独石道也称望云道，得名并非偶然，从北京南口进入燕山山区，跋涉300多华里，到望云见独石，就从崎岖山路迈向高旷草原了。现这段路开车只需几小时，如不特别留意，独石一闪而过。在元代，从北京到独石要走20多天，沿途设有驿站，包括独石驿。诸多文人墨客行走在白河谷道和蒙古高原，暮投独石驿，这块大石头标记着他们山地与高原变换的行程。

“解鞍及亭午，稍欣烟雾收。苍然众山出，历历如雕锁。前瞻一石独，灵官居上头。颇闻去年夏，水激龙腾湫。”“停骖眺青林，独石当广路。峨峨龙君祠，殿屋隐朝雾。前山过微雨，暝色起高树。溪湾夕溜清，岩窦寒云聚。”这两首诗均名《独石》，前一首作者黄溍，后一首作者迺贤，都是记述经独石时所见。诗中所说灵官和龙君祠，应指独石上的建筑。

独石顶部平坦，如今上有复建的独石亭。原有古建筑应更多，尚存明建东岳庙石碑，立在独石旁边，高166厘米，有615字，其中描述庙宇“恢宏壮丽”塑像“美轮且奂”，这些早就只存于碑文中了，黄溍和迺贤经独石所见建筑更是了无痕迹。

不过独石附近古道边上，仍有处重要的元代遗迹尚可寻，就是望云县界碑所在的灵真观遗址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杨康义父完颜洪烈形象于史不符，师父丘处机倒货真价实。

《元史》有丘处机传，附传于其后只有一人，名祁志诚，可见祁的地位不一般。祁志诚（公元1219—1294年）为丘处机四传弟子，《元史》称其“居云州金阁山，道誉甚著”。灵真观即祁志诚弘道之所，他1250年到赤城后始建，初名云溪，忽必烈赐名崇真，明改为灵真。几毁几建，今存建筑基础，遗址中立着一些石碑。

祁志诚墓也在附近，墓前有碑，为汉白玉石质，碑首碑身为一体，置于花岗岩赑屃石座上，总高440厘米。碑首呈下直上弧形状，题“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道行之碑”，阴刻篆书。

碑文45行2086字，阴刻楷书，介绍了祁志诚学道传道经过。他是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人，14岁被蒙古军所掳，同被掳百余人都被杀戮，唯他幸免，后辗转到山西祁县，被大户出卖为养子，从师就学，大户还为他张罗婚事。他推辞说，生逢丧乱，家人离散，刀下余生，形同槁木，心如死灰，只想入山学道，抚养之恩，不死当图回报。大户挽留不住，只好从其意，于是师从全真教宋先生于太原龙山，数年后从师嘱，北上至云州传道。

云州处独石道要津，祁志诚立观弘道，宣扬敬天爱民、修身戒杀、清心寡欲、安忍静养，化解乱世戾气，广受推崇。《元史》记载，丞相安童向他求问修身治世之要，受其影响，相以清静忠厚为主，忽必烈得知后感叹了许久。

碑文载祁志诚去世时，“远近吏民奔走会哭，从事服役者日近千人。”其《遗世诗》云：

“万事从今总不干，十年潇洒隐林峦。”“腾空撒手乘风去，回首人间不再来。”

洞明真人身遭乱离，无我度人，道行由草野及朝堂，给予那个生灵涂炭的时代以一种文明的暖意。从古道旁这块道行碑上，可以读出那遥远的横蛮与救赎。

朔方屏障

独石道上，蒙古人来而又去，元代连接草原与中原最便捷的通道，明代成了防御的重点。

独石口南边30公里有云州水库，为1972年在龙门崖处坝拦蓄白河水而成。《畿辅通志》称，龙门崖高六十余丈，长一里许，山下为白河和独石道，是塞北控扼要冲。

龙门崖边上立着壮观的水库大坝，大坝上看着崖不觉其高，到崖下便知其巍峨。宽阔的石壁也是天然“留言墙”，摩崖石刻不下20处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“朔方屏障”四字，字大如屋，竖排一行，刻面高25米，宽约10米，每个字的字径约4米，为阴刻双钩楷书。上款“万历十四年四月岁在丙戌夏四月之吉”，下款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演榆孙愈贤题”。杨洪身历五朝，得上司宠信和对手尊重，位高权重，子杨俊，从子杨能、杨信均为将军握重兵，生极荣光，死尽哀荣。史称他“御兵严肃，士马精强，为一时边将之冠”，他主持从独石口到潮河川增置堠台60处，于独石口建庙，重修灵真观（灵真观之名即是请明英宗所赐）……在独石口，在赤城留下深深印迹。

独石边上明建东岳庙石碑记载，庙是杨洪镇守时所建，碑文称其“武德矫矫，虎姿绰绰”；独石城中原有为其所建生祠，现赤城县博物馆犹存石碑，碑文称“帝王之兴，天必为生膺扬之臣，若公者，以为之辅弼”；龙门崖上有其题名刻石，至今清晰完好；龙门崖向南30公里左右有杨家坟村，为杨洪长眠之地，亦其家族墓地，至今存有杨洪神道碑及其母墓碑、墓表等。

杨洪本厚葬于北京西山，因何迁到赤城，无记载。明晓东说，说法不一，有说是杨母已葬赤城，迁来相伴；有说其功业主要在赤城，长守这片土地；也有说是避祸。

不知是否因不在北京，杨洪墓地没受啥影响，至今仍落寞地躲在田间地头。赤城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，下村帮扶是这几年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。2020年初，赤城退出贫困县序列。有史以来，独石周边人们第一次告别绝对贫困。

《燕云台》从辽人视角看宋辽之争，宋收复

其是宋杨家将之后。关于土木堡，只说他当时镇守宣府连败敌兵，并将敌伪书送京。

土木之变广为人知，明英宗、于谦、王振、郕王的形象仍出现在影视中，隐秘关键人物杨洪少受关注，他为何没将独石失守上报？为何不出兵救驾？又为何被迁葬？答案埋在杨家坟村边农膜和衰草之下，再难知晓。

三路咽喉

龙门崖上明代石刻多为英宗后所留，较为突出的还有万历三十七年（公元1609年）的“三路咽喉”，横式排列，字径75厘米。

明中后期将独石路称北路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，龙门崖是独石道“咽喉”，独石道是宣府“咽喉”。土木之变后明廷就独石一带防务有争议，礼部尚书杨宁等主张放弃，兵部尚书于谦和叶盛等反对。于谦强调，独石诸城外为边境藩篱，内为京畿屏障，关系安危治乱。景帝采纳于谦的建议，重建独石防线。

独石口长城至今保存尚好。开车从独石以西上山，用不了多久就可到长城附近。下车走不远可到长城下，墙体为片石砌成，蜿蜒于山中，一望苍劲悠远。

独石口建成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是在嘉靖年间，龙门崖上的明代刻石多为嘉靖年间及其后守将所为。其中有崇祯十一年（公元1638年）口北道右参政李仙凤留名，他曾说，宣府是京师腹心，独石是宣府咽喉，天下要害，宣府为急，宣府要害，独石当先。

明不断增强防御，烽烟却绵延不绝。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在《危险的边疆》一书中说，中原政权接受草原势力索求，予之馈礼和贸易，中原得和平，草原得发展，“由于没有满足游牧力量的要求，明朝较之那些接受索求的王朝经历了更久的边疆战争”，他认为这逐渐削弱了明朝经济、军事力量。

草原与中原的宿命纠结，到清代画上了休止符。

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主角是康熙。康熙三十五年（公元1696年）他在独石口作诗云：“名关独石插遥天，路绕青冥绝嶂悬。翠壁千寻标九塞，黄云万叠护三边。霓旌晓度长城月，毳帐春回大漠烟。总为民生勤战伐，不辞筹策在中权。”

诗名《过独石口》，当时康熙率军征噶尔丹，三月初十驻跸独石口城内，次日派户部侍郎阿尔拜祭拜独石口山川之神，五月得胜而归。第二年他再次亲征，彻底击败噶尔丹。这开创了草原和中原间的新纪元。《草原帝国》这样形容这一事件：“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。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……文明变得比野蛮更强大。”

《清实录》载，康熙三十五年他亲征噶尔丹归来入独石口，看到庄稼长势不错，担心兵马践踏破坏，当即安排官员沿途巡察，发现问题马上处理。安定草原后，康熙仍重视独石口军事作用，安排八旗兵驻防，但他更关注这一带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。

雍正年间先后设立张家口、多伦诺尔、独石口三个理事同知厅，负责管理察哈尔八旗和宣府的旗民。独石口设于雍正十二年（公元1734年），辖区涉及冀、京和内蒙古，治所在独石口城。

独石口城明清多次重修，迄今最后一次重修在乾隆九年（公元1744年），城内建有独石口理事同知署，赤城县丞官署、驿传道署、驿传笔帖式署等，这些建筑今已无存。

街边老建筑很少，大都是近几十年建起的房屋。行人不多，常能看到封门闭户的房子，主人应是好久不归了。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路太忠从小在这长大，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石口还有驻军，也很热闹，但近些年不少人家都搬走了。

独石口曾与张家口同为联系草原与内地的主要旱码头，清末城内商贾云集，店铺林立，人口有四万多，今常住人口不到当年十分之一。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，张家口交通位置日显，独石口还是古道模样。从独石口到赤城不足50公里，元代走两天，清代走两天，民国还走两天。当地人说，“前赶后赶，猫峪旧站”，说的是不管怎么赶路，总得在中间停一晚，不住猫峪村就住旧站村。康熙出征噶尔丹时住猫峪。上世纪中期才有了公路。

交通改善缓慢是因为军事、经济、政治上作用减弱，而落后的交通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。上世纪以来独石口偏居一隅，繁华渐消，再难与张家口并驾齐驱。

1913年，独石口厅改为独石县。1953年，独石口设镇。之后，经历建公社、改乡。1994年，撤乡设镇。

独石到独石镇政府不远。寻访时，政府院对面墙根处，有位宰羊人铺个地摊正在操作。进院打问，书记和镇领导们都到各自的分包村庄扶贫去了。赤城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，下村帮扶是这几年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。2020年初，赤城退出贫困县序列。有史以来，独石周边人们第一次告别绝对贫困。

曾经的繁华与沧桑，只鳞半爪落在石头上，这往昔与遗迹或将助力独石口的未来。